

陳樹人經亨頤琴書話天下

左派要人陳樹人經亨頤，此次赴粵參加粵府，一般人對兩氏之行動，並若何之重視，蓋陳經都是藝術巨子，久已馳名世間，手段甚為和緩也，陳氏在粵久已執藝術界之牛耳，而經氏即歷居上虞驛亭白馬湖，世世書香，工詩文，稱為左派之詩書畫金石四通，故陳經兩氏特為投機，刻下同居一處，韻事更多矣。

陳樹人此次奔走於港粵之間，為汪陳合作之專使，照例陳氏必佔粵省各廳之一席，乃只有聲浪，任陳為建設廳長，而事實上古湘岸早已胸有成竹，包攬一切，至省府發表時，陳氏完全落空，陳氏當然減少與經，近且有辭華僑委員會職務之舉，而經氏對粵事，更無所謂，日與陳開散為事，以詩書為生活焉。

某日陳氏於廣州之北郊寶漢茶寮，設請廣州詩書畫各家數十人，為經氏介紹，經氏素無富貴氣，惟粵人多不諳外省話，至有南轅北轍之阻，而不能盡歡，而經氏以左派多乃粵人，自己不懂粵語甚為不便，已決意勤習粵語，有書家某問經氏曰：「先生具藝術之天才，何以從政？」經氏即笑曰：「余之從政，實非有心圖之者，從前本擬於教育做一番工夫，十四五年來粵府中大，因朋友關係，始為黨政服務，其胸襟似甚曠達，某報記者以經氏平時好發表論，於政治乃極有研究者，乃訪問之，詢其時局之觀感，經氏即曰：「民國以來之內戰，近年之變更更為複雜，南京刻下有三慮，一曰北方之慮，二曰紅匪之慮，三曰西南之慮，而粵方即祇有一慮，此一慮為何，就是恐各派意見太多，而不能一致，若粵方各派能一致，即西南穩如鐵桶，從來兩粵合作從未失敗，前次北伐成功，亦乃兩粵合作之成績而已，」經氏詩畫之餘，而唱此論調，然弦外之音，即粵方各派意見之紛亂可知矣。（愚生）

孫科親省盧夫人

(鴻一)

昨日閱報，見香港專電，載有孫科三所九天閣閣，富麗堂皇的鐵道宮出日偕妻子，乘中山艦，赴澳省親一則電文，因思孫科雖是革命種子，仍是舊禮教中人物，此次挈妻攜子，赴澳省親，大約是效法古時帝王以孝治天下之意，所以人稱他是太子他非但不動怒，且隱然以太子自居，觀其造一個大規模的鐵道衙門，所取的式樣，既不是中國的衙署式，又不是海外的歐美式，他派出許多有名的工程師，到北平去打樣，打的樣子，却是前清西太后所居的頤和園宮殿式，樣打好後，進呈殿下，孫科就趕日鳩工，大興土木，照樣造就一

政潮激盪聲中一政客

(神天)

自粵方政變後，一般無聊政客，莫不大肆活動，蓋欲憑其三寸不爛之舌，謀在粵府佔得一席之地，下所述者，即其一也。

有名張鴻賓者，自稱係督方各將領之代表，據云，彼所代表之人物，除商震外，幾將督方全部將領，網羅無遺，如傅作義，王靖國楊效歐，李生達，李服膺，孫楚，楊愛源，馮鴻鵬等均在內，張鴻賓至粵後，即遍訪黨政軍各方要人，並於日前向新聞界發表談話，據謂關於北方財政之籌劃，軍事之指揮，及一切事務，

大水奇聞

(慶宇)

六月十九日，休寧北鄉之藍田，迪祥湖，等處出蛟，陡然間，洪水滔天，橫衝直突，以致沖毀治舍，南塘，石橋，各一洞，房屋亦倒去十數間，北外田，骨洗去者，百餘畝，誠六十年來，所未有之奇災也，據確信云，當十九晨水漲之時，藍田村尾，農人某，急於搬移物件，將二歲餘男孩，安放在大浴盆內，瞬息之間，水已及肩，倉皇逃往山上，孩已不及挽救，只得任其溺斃，始漸蘇醒，待人認領云。

陳衡哲女士滑稽傾眾

(卓卓)

上月二十五日，國立北平圖書館舉行新屋落成典禮，參與盛典者，有國府要人蔡元培吳鐵城李石曾等暨北平教育界學術界軍政界各要人，時著作家陳衡哲女士，適亦在平，以將夢麟之東請，乃亦到場演說，蔡元培等演說後，高呼陳衡哲女士演說，但是日烈日當頭，炎威逼人，一般女賓，多攜有綢製之傘，五光十色，遠望宛如花蓋，陳女士聞聲呼「陳女士演說」之聲後，乃挾一舶來品之紅洋傘，緩步含笑出場，欠身向大衆一鞠躬，一聲嘩喇，不覺已經張傘在手，開場第一語，對曰：對不住，天氣太熱，不得不把傘撐起來，此亦女子們不如男子的地方，大衆拍手，其聲如雷，蓋彼不但撐傘極快，而其言又甚滑稽耳，繼謂新舊文化，常常發生衝突，此無他，兩者相反之必然趨勢也，惟北平圖書館，建築上既中西合璧，收藏又新舊兼備，結果呢，能使新舊文化，混合而為一，此現象也，實為至好的現象，不過，這次圖書館內之深，女士始又以社交而見稱於世乎，

汪精衛最近與改組派

(生靈)

汪精衛決不是改組派
陳公博將脫離左派關係

昨閱某報載改組派變化一文，頗有精彩，但此謂汪精衛乃改組派領袖，此即完全錯誤了，若汪那裏是改組派，改組派之目的只在乎改組現有政府，及反對黨，而左派領袖的汪精衛，也是要代表整個的國民黨，不過因遭右派人之反對，始有左派之組織，而究其內容，左派是無組織的，只有空頂之招牌，及黨員之實力，惟有改組派即有完備組織，其組織全是模倣共產黨，因為陳公博從前是共產黨，對其黨之組織極為明瞭，而又辦了幾十年紅色黨務，對於嚴密之共產黨組織，確有心得，而當陳氏組織改組派之初，汪氏決不疑心陳公博想做另一派之首領，因為公博約同左派各幹部領袖一齊加入，而對汪氏說「左派之範圍太大，一時難以組織，先合集一班較接近之黨員，組織改組派，以為左派努力」，但結果却未曾請汪氏加入，至聞馮作亂，汪氏派公博為代表，公博借汪之招牌，以為改組派活動，且有拔起之事實，汪氏以彼奸惡，亦不之怪，最近陳公博明目張胆反對汪精衛，用改組派之書面聲明，謂汪氏已失革命領袖地位，至此，汪氏始知陳公博要脫離汪氏之範圍，而另樹一幟，簡單言之，公博要做另一派之領袖，以與汪氏並駕齊驅，或奪汪氏之政治地位，汪氏確是危險，因為下級力量都在公博手上。

此次改組派反對汪氏之理由，甚為薄弱，其謂古應芬孫哲生等乃官僚政客，汪氏不應與其合作，但是否孫李等是官僚政客，但也是老國民黨，而聞百川馮煥章既是軍閥，又是雙料之官僚政客，何以公博偏與他們合作，甚而曾作惡民間之孫殿英，陳氏亦認為同志，說孫是槍桿之粗，他自己是筆桿之粗，可知陳氏醉翁之意，實際上陳公博之反對汪氏，並非不因其古孫之輩劣，而因古孫人曾提出條件請汪氏不必帶陳公博同來，陳氏以與汪氏歷次甘苦同嘗，粵當局既反對汪氏，精衛當然不允赴粵，但事出公博意料之外，所以不能不遷怒汪氏了。